

“土”里找出路，“改”中谋转型

# 周立波长篇小说中两个原型村的振兴“对话”

本报记者王春雨、强勇、史卫燕

## 晨会中的奋进路线图

鸡刚叫三遍，太阳还是红彤彤的，元宝村的一天，从晨会中开始了。

村部一楼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，4张小条桌拼成了一张大桌。参加晨会的是村两委成员。

不到6：30，人齐了。

“先再学一部分党章。”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老书记张宝金简练开场。元宝村晨会内容的第一项，一直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。

学了党章，张宝金说：“大伙说说昨天都干了啥，今天有哪些事？尤其对照党章要求，看自己做的合不合格。”

“我上午去村集体铅笔厂看看，现在低端改高端，研发新品，问问企业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。”村委会主任施永平说。

张宝金拧紧的眉头舒展了不少。他说，咱们村铅笔厂就是要去掉低利润产能，去库存。原来年产两亿支、每支利润不足1分钱的生产方式必须淘汰。

村委会副主任王海接茬道：“旱田改水田是村里的大事，我想再去稻田里走走……”

会场除了笔划过纸面的唰唰声，就剩下窗外的鸟鸣。

张宝金说：“大伙没啥说的就散会，把各自工作干好。”

这样的结束语，张宝金已说了40年。从他当上元宝村支部书记开始，每天早上6：30坚持开晨会，传达、学习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，讨论村里的大事小情。

今年82岁的村民罗庆宝回忆，40多年前，元宝村还是远远出了名的“三靠村”：花钱靠贷款，生活靠救济，吃粮靠返销。几代人受穷，落下了苦名声，连周边的大姑娘找婆家，听说是这个村的，往往就没了下文。

“农村要富，必须要发展企业。”1980年，张宝金走马上任元宝大队支部书记，他敏锐地作出了判断。

在他带领下，改革开放初期，村里逐渐办起了铅笔厂、农具加工厂、筷子厂等一批企业，其中，铅笔更卖到世界多地，成为村里“财柱子”。到1989年，元宝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。

在数十年发展中，元宝村的铅笔产量最高时占全国1/4，被称为“亚洲铅笔之乡”。

目前，元宝村有20多家各类企业，村里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在企业上班，被评为全国小康示范村、全国文明村、全国生态文化村等。

翻开元宝村的晨会记录本，就等于打开了**元宝村发展的路线图**，尤其近年来，农业调结构、工业谋转型在记录本中唱起了“二人转”，元宝村不断发生着新变化——

2012年，中央“一号文件”主题是农业科技，元宝村农业的关键词是试验、摸索旱田改水田技术。当年2月27日的晨会，大家算了一笔账——玉米每亩收入1133元，普通水稻1564元，“稻花香”水稻2030元，于是提出试验“稻花香”技术。

2013年，中央“一号文件”主题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，元宝村农业关键词是新技术、新主体。当年4月10日晨会，大家提到了“稻花香”早育秧、早插秧等技术，还提出要建立合作社。

2014年至2016年，中央连续三年将“农业现代化”写入“一号文件”。2014年至2016年，元宝村步步深入推广“早改水”。

2017年和2018年，中央“一号文件”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。在元宝村晨会，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全力推进“稻花香”水稻。

7年间，元宝村的水田面积已经由700亩发展到6000亩，农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。

工业是村集体的财柱子，也是晨会讨论的重点。

2012年，村里的工业园区开始建设，村集体投资建设哈尔滨华美笔业有限公司，第二年投产。

2014年，铅笔厂效益下滑。当年9月7日晨会提出，要把成本降到最低，至少做到不赔钱，保证工人有活干。

2015年，经济形势严峻，元宝村开始谋划转型。2016年3月23日晨会提到：现在韩国、日本都在印度、越南建铅笔厂了，东南亚的人工成本仅是咱们的1/4，我们必须以质量求生存，合格率必

## 【编者按】

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，是周立波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中“光腚屯”元茂屯的原型地，上世纪40年代初，这里最穷的一些人家只有一条裤子，夫妻俩谁出门谁穿，“光腚屯”由此而来。2012年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曾刊登长篇通讯，报道了“土改第一村”元宝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带领党员群众，把昔日的“光腚屯”变为“亿元村”的故事。



须达到98%，1支铅笔只挣几厘钱的路行不通了。

2017年，元宝村与安徽投资者达成合作协议。5月19日晨会提到，合作方有技术、有销路、淘汰低效益的生产方式，不仅能带动村里铅笔产业转型，还能安排本村农民就业。

2018年，晨会提到，继续强化服务能力，铅笔厂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，要及时帮企业解决难题

……

有人问张宝金，为啥天天起早开会？他说，村里早上6：30上班，晚上6点多下班，**一早一晚就能抢出3个多小时**，一年算下来，能多干多少事啊。“咱文化底子薄，要想发展，就得靠认真、坚持和苦干。”

## 村里来了“闯关东”的企业家

“今年我们又增加投资，上了千万元的设备。”安徽省蚌埠市雪莲铅笔厂厂长王和平，如今已是元宝村的“忠粉”。

有人说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，一个安徽人为啥敢“闯关东”，还跑到小山沟来投资？

“2017年雪刚化，我就来到了元宝村，考察之后当即就决定和元宝村集体的铅笔厂合作。”王和平笑着说。

“我和元宝村结缘是在1994年。”站在铅笔厂

故事。

湖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，是周立波的出生地及其长篇小说《山乡巨变》(被视为《暴风骤雨》的续篇)的创作背景地。进入到本世纪初，有“山乡巨变第一村”之称的清溪村，不断推进改革发展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
新中国成立70年来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广大农村经历改革暴风骤雨，发生历史性的山乡巨变。“土改第一村”和“山乡巨变第

一村”在党组织带领下，开辟了一条传统农村发展的新路，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有了新活法：农业、工业、旅游业、电商……多点开花，多业并举，前所未有地丰富着乡村生活。

一个是“山乡巨变第一村”，一个是“土改第一村”，一南一北，从“土”里找出路，在“改”中谋转型，不同的产业路线，相同的奋斗精神，他们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中遥相“对话”。

**左图：**目前，元宝村有20多家各类企业，村里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在企业上班。2018年，元宝村总资产就达7.2亿元，人均纯收入3.1万元。图为元宝村的楼房和别墅（2019年4月24日无人机拍摄）。  
**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**

**左下：**如今，清溪村已成了让十里八乡“眼红”的明星村：中国幸福村、中国绿色村庄、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、首批中国乡村红色遗产名村、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、湖南省农业旅游示范点。图为村容整洁的清溪村。

**下图：**周立波故居门前莲叶相连，屋后竹林青翠。  
**（陈祎祎摄）**



三栋干净的宿舍。“这真是给我们解决了大难题。”

在日常企业经营过程中，村干部经常到王和平的工厂去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解决，碰到要办理手续的情况，村里都会派人陪着工厂职工一起去。

外地客商的到来，提高了元宝村铅笔制造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。施永平说：“一样材料的铅笔，人家卖1毛，元宝村只能卖8分3，我们不好卖，人家还供不上。现在有了大变化。”

“村里销售能力欠缺，又没有知名品牌。我们是带着销路来的，前景很好。”关春祥是蚌埠雪莲铅笔厂的股东，负责生产和技术，他说，今年**元宝村集体铅笔厂预计利润还将保持增长**。“这只是刚开始，有老支书这样的带头人，我们和元宝村的未来会更好。”

早在2018年，元宝村总资产就达7.2亿元，人均纯收入3.1万元，半数以上村民住进了楼房或别墅。

## 谁是党员一眼就能认出来

晨会上，老支书说要清理街道边的杂草。“村和家一样，如果连卫生都整不干净，还提啥发展？”

铲草是党员的义务劳动。走到村口，党员们已经在路边开铲了。不用招呼，村两委成员一边

一组，沿着马路铲草。

“老书记最听不得党员说‘落后’话。”带着头巾的村会计于俊玲说，谁要是念叨“我们真赶不上老支书”，他就不高兴。老书记的话是：“你们都比我年轻，比我知识多，如果赶不上我就只有一个原因，不努力！”

“跟着啥人学啥人，老书记给党员做了好榜样。”“90后”姜文说，元宝村开党员大会，进会场手机必须静音，开会的时候谁都不能抽烟，而且张宝金要求每次开会都要全程录像，大家必须举手表决，绝对不能一个人说了算。

在元宝村，如果你要问村里谁干活能干、为人实在、愿意为大伙的事操心，甚至谁家门风好、孝顺父母、院子干净，答案都是：党员。

## “山乡巨变”村再迎巨变

1947年，周立波离开元宝村，1948年，《暴风骤雨》由东北书店正式出版。几经辗转，周立波1955年回到家乡湖南省清溪村，开始着笔写《山乡巨变》。

时光流转，来到2019年，昔日周立波笔下的元宝村已迎来翻天覆地的改变，清溪村的情况又如何呢？

“不久前我刚申请了水稻商标，叫‘清溪人’。”42岁的郭世贤笑着说。

郭世贤是湖南省益阳市谢林港镇清溪村村民。近年来，清溪村通过发展新农村旅游和相关产业，再次发生巨变。

“我们成立了合作社，做大生态农业、观光农业。”郭世贤说，灌田的水是山里的，种植过程少施化肥、少打药，稻田里还养鱼和虾，吸引了大批游客。目前合作社已从寥寥几人壮大到70多人，带动村民共同富裕。

清溪村曾是一个“衣无领，裤无裆，三餐光只喝米汤”的贫困村。71岁的邓仁佑担任过20多年清溪村党支部书记，据他介绍，从2007年起，益阳市依托周立波故居及当地自然人文资源，围绕文化品牌大力发展旅游产业，打造新农村建设的示范点。

“游客一年比一年多。”村民邓旭东感觉到商机，他和家里人商量后，下了决心承包了村里的荷花田。

“莲蓬、小鱼、小虾，这些都有收入。”邓旭东说，游客喜欢看荷花、喝擂茶，享受原生态的大自然。一年忙下来，纯收入七八万元，2018年他花钱建了400多平方米的小洋房，还添置了一辆小轿车，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乡村振兴政策带来的红利。邓志成一家人以前住在茅棚里，家里人口多，日子过得邋遢。在政府帮助下，前些年他办起了农家乐，经营范围不断扩大，现在光小轿车就好几台，一家人也打扮得光鲜，和以前比有了大不同。

如今，清溪村已成了让十里八乡“眼红”的明星村：中国幸福村、中国绿色村庄、中国历史文化名村、首批中国乡村红色遗产名村、湖南省新农村建设示范点、湖南省农业旅游示范点……清溪村一定会惊讶和感叹今天的山乡巨变。”

清溪村富了，环境也极大改善。

走在清溪村街头，改造一新的湖湘风格的南方民居、古色古香的周立波故居，掩映在一片片翠绿里。

村里人好客，见人就是一碗姜盐豆子茶。这些年，建了民俗艺术广场、停车场、商业街，入村的几条干道连通每家每户，村里竖起了风光路灯，垃圾集中处理，人畜粪便入池农用。

年轻人看到变化，归乡的也多了起来。

3年前，大学生贾世祥毕业后回乡创业，他是村里最年轻的党员。“现在家里不比外面差，可以赚钱的渠道很多，承包田地、电商、旅游等都有很大空间。”他说。

清溪村所在的谢林港镇是全国凉席制作的大镇，贾世祥看准了这一点，在网上销售竹子凉席等。他说，过去都是找各地经销商往外运凉席，辛苦不说，还浪费了不少时机，现在利用电商渠道，一年下来轻松就有十来万元的收入。

“稻田翻金浪，莲藕满池塘，浅水观鱼跃，山林野果香。路灯太阳能，居住小洋房，设施现代化，农村新景观”，这是2008年清溪村确定的未来发展目标。“现在看，基本都做到了。”贺志昂说。

大力培育养殖小区，重点扶持养殖户，带动贫困户参与养牛。如今，耿塘乡的养牛户，已从“星星之火”发展成“燎原之势”，在天等县形成良种化、规模化、生态化、多样化的成熟产业。

天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还是天等县肉牛养殖党群致富孵化培训基地，目前已经举办了4次培训，邀请各乡镇的养牛能人、县农业局的专家等传授经验，黄尔明形象地将前来培训的村民、干部称为“火种”——他们经过培训掌握了技术，回到各自村屯因地制宜发展肉牛养殖。

天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介绍，2019年上半年，天等县建成牛养殖小区(场)73个，其中54个分布在18个贫困村，规模达50头以上的养牛小区有15个，100头以上的养牛小区有6个。

“今天我养牛，明天牛养我。”在这个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贫困山区，肉牛养殖产业红红火火，贫困户正在脱贫致富、乡村振兴的路上奋力奔跑。

# “今天我养牛，明天牛养我”

一个大石山区县的特色“牛”产业

四五头杂交肉牛，平均每头每年可以获利4000元左右，“再加上教会大家购买相关保险，牛生病、死亡有保险公司赔付，基本不会赔钱。”

脱贫户黄克锋如今已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致富带头人。他“出师”后，按照合作社模式在自家空地上建设起肉牛养殖小区，带动黄克雄、黄恩会两户贫困户进行养殖，实现了从“单打式”向“融合式”养殖的转变。

养殖小区的建立，不仅让贫困户有了养牛脱贫的底气，生态化的集中养殖模式也为乡村治理

探索了新思路。记者来到群山环抱的天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，这里饲养有两百余头肉牛，却嗅不到牛粪的难闻气味。

耿塘乡副乡长黄尔明说，以前大家把牛分散养在自己家中，不论是牛圈还是村里的路面，牛粪遍布臭气熏天。“现在我们在村子外边选址，把牛集中起来，再使用发酵过的牧草、玉米等植物喂养，排出的牛粪气味低、呈沙土状，一年铲两次就行，还能当作肥料，村里的环境变好了不少。”